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
蓋苻堅之不善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
正則閉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行不知奇正
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于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孫臏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

妻敬曰夫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趙文國曰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陸抗曰聽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譙周曰射華數跌不如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羊祜曰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

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韋孝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爲之法爾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存乎人兵法亦猶是焉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將欲安邊先宜積穀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次勝為難既勝則以持

勝為難

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紂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朱熹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放也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五百里蠻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蠻服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

為後世慮也遠矣

春秋隱公會戎于潛

胡曰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
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
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諸
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
也賈誼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
其禮不可行也荀悅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
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
也江統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
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徐州之戎

胡曰韓愈謂春秋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
辨矣故盟于唐而書曰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
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
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戎
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結贊雖
悔于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齊人伐山戎

胡曰齊人者齊侯也稱人譏伐戎也特賤而稱人
以爲好武功不脩文德之戒

齊侯來獻戎捷

胡曰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
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
戎捷之意

衛人及狄盟

胡曰會盟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
况與戎狄豺狼哉

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
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

王師敗績于茅戎

陸渾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
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深譏
王也

程頤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秦人白狄伐晉

胡曰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
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

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

胡曰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

名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
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
此者訓後世治中國馭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
漢宣待卑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祖
稱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況以
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胡曰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
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復與
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風兩地夷而人華者
公劉之治兩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
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
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
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爲伊洛萬國莫先焉自伊洛
而俯視夷狄不知幾千百等正使風俗隳壞何至
遽淪于戎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于

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名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國之地而韃靼又混華夏至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

年中原變為夷狄者二百四十年至是始復

于中國治教于是大明彝倫于是復古臣讀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臨御天

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

以夷狄治天下也既登極之後御製大誥有曰胡

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皆

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漸而為千

萬世之防也

晉郭欽江統徙戎疏

臣按欽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

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
遂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
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莫
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
趨于華惟其桀暴貪悍樂聞喜亂之志則無時而
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
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可鑒也已

唐太宗時突厥降詔群臣議區處之宜

臣按太宗詔群臣議處降虜朝士多言欲處之

死後之間顏師古欲實之河北温彦博欲處
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即各部署為君長與竇靜之
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為比得帝王內夏
外夷之道思患預防之心卒之太宗從彦博議散
處其民于諸州用其酋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
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
厥及胡在諸州者渡河還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
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由是以觀為人臣者不可
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明矣我
朝末樂間以降夷寘畿甸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

行義補遺卷六
固亦賴其用矣然巴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向道者此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

安祿山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且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鐵勒他如史大柰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而鶯挺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但不

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惟我

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之意夫于委任之中而寓制馭之術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特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蒲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
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
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魯頌曰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曹居貞曰鷁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淮夷被泮

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桑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爲魯侯燕飲泮宮而作所
謂淮夷之服盖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
校者脩崇教化之地也教化脩則義理明義理明
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
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論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
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玄曰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征討綏和之義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詩六月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采芑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爲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啾啾燁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趙克國條留田便宜十二事

張栻曰漢將誠當以趙克國爲最凡將之病患于用而不詳也克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干急近功也克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

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于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語也圖

擗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殊闔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畧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于草野閭巷之中再鼓于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効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于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于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與夫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耶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
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
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
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
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
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
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
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
相反

以上言征討

左傳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魏絳曰和我有五
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墮于
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
絳盟諸戎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鑄
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
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文帝時賈誼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
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益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
復守舊文頌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以累其心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于當

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于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隆禮謹信以爲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以上言綏和

臣按昔人謂戰守和三者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乎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有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蓋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

和之中亦有守有戰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麤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戎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氏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三策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後戰要求不已然後諒彼已審時勢或與之戰

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
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而屈之是故戰而
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乎吾亦不
忘戰而一於守要其歸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
則三者之中又以守為本焉

脩攘制馭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
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
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

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
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
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于其始
而逸樂于其終也與

鼂錯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
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
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以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
蕭以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
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
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
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速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

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疲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而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

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亦未嘗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嘗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譬猶蠱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創艾而天下亦稱武是謂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劉詡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

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
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爲寇而不能欲爲臣而不
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
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
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
限中外及蕪天下蓋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
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後三
十萬人不旬朔而獲又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
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遊此

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
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
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
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
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臣按嚴尤所謂上策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
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爲上
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

陸贄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于制馭之方得失之
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曰非德無以

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
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
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
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
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
也尚薄伐者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徃曾莫知
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
之要畧盡于斯然互相譏評各有偏駁夫中夏有盛
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
之規亦無長勝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

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
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
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
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于殺降
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
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
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
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彙未萌禦之則我力
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
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

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而然也倘或夷夏之勢疆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于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

宋張齊賢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于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

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夫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地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耳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

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
蓋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賈
結怨讐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
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
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
年之儲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
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疆
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
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衰亂之
故而不由于道德耶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盛
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惠者由
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
而使之來朝者繫平時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
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

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猷猷于
襄

程頤曰城朔方而猷猷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
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為朔方郡

臣按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于阿利蒸土築城
之處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連
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
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

破恩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彛超繼
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
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太宗以
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
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民于銀綬其州兵不徒相
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死其子德明
歛寨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
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
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上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
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

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
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
河套中耶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
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末樂初革去大寧惟存
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末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
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
置者也方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
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
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
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

屯結其中以爲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亟往
來有獲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患嘗乎先防彼
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
以食用者必有其物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
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謂置爲
城守則餽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
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其地何從得食乎宋史
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宜遣通識大臣躬蒞
其地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
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

其徑渡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可也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
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
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大行西來逶迤
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爲第一層之內藩
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
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
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國家北門
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

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
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
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有大邊有小邊大邊
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于大邊墩臺之間
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牆以相連
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
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不過十萬人一
月可就臣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末寧之四海
治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
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

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彖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北皆大磧也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

山地最腴且宜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
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
件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
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
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
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
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
守江之意盖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
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
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攻守二議終曰國家用攻則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
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彼戎大舉我若持重
不戰則彼之重兵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
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
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
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
竒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
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請于鄜延環慶涇原
路各選將臣以爲三軍觀賊之隙假若鄜延一軍先

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斃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此春秋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張亢言于仁宗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于事歐陽修上英宗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

及其事而移我所害者與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
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不生聖
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加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
內踈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南夷

臣按夷狄之見于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
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曰狠
曰狠曰獠曰徭曰獯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
最輕捷者曰猫卽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
不常無有倫紀禮義 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

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
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
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
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
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貢
丕叙之意也

漢順帝時賈昌討區憐等歲餘不克百官皆議發荆
楊交豫四州之人赴之李固曰南州毒暑加有瘴氣
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
心腹以補四支前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苦之以付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選有勇畧仁惠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列侯封土之賞乃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良招以威信嶺外悉平

宋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卒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

在右兩江溪崗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昔知邕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二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戎兵百餘為溪崗綱領其任重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併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

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
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
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
嗣奩為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從其請逾年陳
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懇其實季犛乃表請迎
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
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命張輔總兵
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犛
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遂立交趾都布
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

犛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獗上

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祖訓不許

後人伐其國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其國嗚呼自秦并

百郡交趾之地秦為象郡已與南海廣東桂林廣西同入中

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

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

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

柰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

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藍縷之俗一何不

幸哉

以上南夷

北狄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種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種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遂迭兒所殺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

撒兒山大敗之永樂間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發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王於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為中國害前此為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為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為敵國女直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嗚呼

備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者則不塘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自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燕蓋天子自為守也前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患而預防之比漢唐宋宜加意焉

以上北狄

西域

漢武帝遣張騫因蜀捷爲發間使自是西域始通于
漢凡三十六國

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
國侍子皆愁思亡歸

臣按自漢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
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
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
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本
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合烈于闐
諸處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恒不廢

其舊稱焉大聖人詳于治內而畧于治外因其各
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爲得矣正不必如漢
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婚姻求珍貨是皆
無益于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
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
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燉煌酒泉伊
吾之故地洪武末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
其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槩以外虜視之使
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通西域斷匈奴臂也不使得以
通寇之一策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羗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
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
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斯羅始居鄯州後
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于河州置
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于四川徼外置各宣撫司
世祖時復郡縣其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
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俾因俗爲治比歲或
問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
思臧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峇衛也七年又置
宣慰司者三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于戶所者
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
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
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
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羗是皆吐蕃之種落
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
者其地險隘餽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所以
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當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

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于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
建一大刹擇蕃僧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
誥印職名俾守其地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
遣前時將卒于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
則可以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以上西苑

西南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
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
冊南詔爲王蠻語譯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

合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漫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建
之徙居大和城

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
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
南遂分三十六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
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

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
為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
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
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
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閔以車里為蔽
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閔以麓川為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下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
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
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
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
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
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
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煽惑引誘設為互市
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
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以上西南夷

東北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

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今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于遼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于渤海上京金亡歸元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以時朝貢

臣按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當以今日觀之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其人豈止萬哉我文皇神謀睿筭銷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

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聯屬各自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元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為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之求則畏威懷德矣
以上東北夷

東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

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末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土高麗居平壤城卽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其後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 本朝洪武二年王顥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

臣按高麗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盖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祖訓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又按 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

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
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
時謹備之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
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
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
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漢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
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元狩二年以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
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
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
元年遣李廣擊匈奴

唐貞觀時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
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
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不討帝欲自征高

麗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而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今陛下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大國固不可以不討然何至于自征之乎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田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延賞計尚結贊請渾瑊主盟晟聞之泣曰吾生長邊

備請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大戎所侮耳將吐蕃伏精騎于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我息兵杜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然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是夕韓遊瓌言虜劫盟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宋徽宗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王黼獨主其事乃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

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
給燕山民力疲困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
真乘之遂至失國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子曰非君子之至德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
貞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木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恒之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頤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禹謨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大學衍義補纂要卷之六終



